

附
录
卷

3

张俊彪 文集

第
拾
玖
册

张俊彪
著

中華書局

张俊彪文集

第拾玖册

张俊彪研究文集（上）

目 录

《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序	聂震宁	1
红色生涯的别一种探照		
——读张俊彪的长篇三部曲《幻化》	古 赓	4
历史与现实的大画卷		
——重读《幻化》有感	古 赓	15
对传统审美观念的冲击		
——读《幻化》	牛玉秋	19
诗化的灵光		
——试论《幻化》中的太阳喻意	刘上江	22
广阔的生活场景与心理深度的双重开拓		
——读张俊彪的长篇小说《幻化》	刘俐俐	29
审美的宽阔空间		
——长篇小说《幻化》的阐释学解读	刘俐俐	40
论《幻化》的现代性与宗教哲学情怀	刘俐俐	43
《幻化》：一个完整的象征系统		
——再读张俊彪的长篇小说《幻化》	刘俐俐	53

阅读异化之美 辛世民 58

堕落与升华 辛世民 60

世纪画卷 灵魂良药

——写在张俊彪长篇小说《幻化》出版之际 村夫 62

从陌生处看新意

——评《幻化》三部曲 肖云儒 65

芒鞋踏遍陇头云

——从幻化中的几个文化批判视角看《幻化》 李华 75

陶令·陶诗与《幻化》摭谈 李华 82

痛苦与超越：一个浪漫者的人性思考

——读张俊彪《幻化》三部曲 李星 88

一个世纪的文学反思

——读《幻化》三部曲 李文衡 96

中国百年史诗的一面镜子

——张俊彪《幻化》解读 何元智 114

精神境界的提升

——读《幻化》三部曲 何西来 136

幻化人生波谲云诡的画卷

——张俊彪《幻化》三部曲印象 何启治 140

恢弘的艺术空间与大胆的艺术探求

——《幻化》简论 何镇邦 148

大家气象意纵横

——张俊彪长篇小说《幻化》阅读随想 吴涛 156

十五春秋砺青锋

——小谈张俊彪《幻化》三部曲 吴茂信 158

创化的追求

——关于张俊彪的一部大书的思考 吴秉杰 162

评《幻化》 严家炎 167

话语之流：叙事与言说

——评张俊彪的长篇小说《幻化》 陈墨 171

一种新的叙事形式

——读张俊彪的小说《幻化》 陈 墨 191

《幻化》：20世纪中国历史大写意 陈 墨 195

一部非常态的小说

——评张俊彪《幻化》三部曲 陈 墨 199

对人性和历史的沉思

——张俊彪《幻化》读后 陈骏涛 201

特色突出 涵蓄厚重

——评张俊彪的长篇小说《幻化》 张 炯 207

何时忘却营营

——读《幻化》三部曲 林为进 210

历史进程中的人性状态及归宿

——张俊彪长篇小说《幻化》片谈 周政保 213

《幻化》：一个沉重的话题 阎 纲 216

人生变幻何本真

——《幻化》的人生哲理 胡经之 220

《幻化》：善与恶的精神皈依 温远辉 田 文 227

《幻化》：生命的深度解析 韩梅村 231

《幻化》：一个博大厚重的文本 韩梅村 235

《幻化》的文化色质 韩梅村 238

幻变的世界与幻变的人生

——读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韩瑞亭 243

我所看见的《幻化》 曾镇南 248

世纪的艺术见证

——论张俊彪《幻化》三部曲的史诗特色 傅腾霄 254

欲望的困惑

——评张俊彪的《幻化》 傅腾霄 罗 琮 262

《幻化》是部大书

——读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雷 达 274

宦海沉浮中的灵魂变异史

——《幻化》的文学贡献 管卫中 277

一部渗透着心理现代主义的心理现实主义杰作

——评张俊彪的长篇小说《幻化》 廖星桥 285

多维化的时空 迷宫式的结构

——再论张俊彪的长篇小说《幻化》 廖星桥 301

《幻化》与“心灵辩证法” 蔡葵 318

一部沧桑、深沉、厚重的作品

——在长篇小说《幻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高占祥 324

一部述说人性幻化而又处在艺术幻化中的大书

——张俊彪长篇小说《幻化》研讨会发言纪要 李华整理 327

耕耘自有收获日

——张俊彪长篇小说《幻化》在京研讨会侧记 黎玉华 338

十六年心血凝成的巨著

——张俊彪创作长篇小说《幻化》经过 黎玉华 341

长篇小说《幻化》引起轰动 佟义夫 346

像阳光照耀大地的书写

——访张俊彪 刘颀 348

文艺企冀超越民族与世界是遥远又遥远的事情

——长篇小说《幻化》修订时的信 张俊彪 355

《幻化》书外事

——致雷达先生的信 张俊彪 361

金风玉露一相逢……

——评《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 古耜 364

长篇小说《幻化》及其评论给我们的启示

——读《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 何镇邦 368

在作品的创造性上聚焦

——谈《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 肖云儒 371

新的惊喜 新的超越

——评《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 廖星桥 375

《幻化》：退步论文学的进步之思

——写在张俊彪《幻化》出版十周年 刘俐俐 曾斌 383

《红菩提 紫橄榄》：纷繁人生的解读及构建 韩梅村 389

东西方文化宏阔视野中的文学书写

——读张俊彪《红菩提 紫橄榄》 刘俐俐 395

感悟生命

——读张俊彪散文集《红菩提 紫橄榄》 李文衡 399

自然的陶醉与感悟

——读张俊彪《红菩提 紫橄榄》札记 李金坤 403

心灵的咏叹

——读张俊彪《红菩提 紫橄榄》 全展 407

寻觅精神的家园

——读《精神与精神性——阅读札记》 全展 411

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

——读张俊彪《精神与精神性》有感 高凌伟 414

作家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读张俊彪《精神与精神性》杂感 李金坤 417

感觉，是幸福的

——读《精神与精神性》随感 晓理 423

常怀梦想 静守家园

——重读张俊彪《精神与精神性——阅读札记》 刘上江 427

一支悲壮雄浑的生命进行曲

——评《从牛圈娃到名作家：张俊彪传》 韩梅村 429

《张俊彪传》的叙事艺术 全展 434

励志铸就辉煌

——解读《从牛圈娃到名作家——张俊彪传》 朱兴元 何元智 437

历经苦寒梅自香

——《张俊彪传》读札 李金坤 452

《曼陀罗》阅读札记 管卫中 458

评张俊彪长篇新作《曼陀罗》 郭久麟 462

《曼陀罗》：生命的别样考量 韩梅村 478

生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试评张俊彪长篇小说《曼陀罗》的艺术人生 刘上江 484

传统宗教伦理叙事的一部大书

——读长篇小说《曼陀罗》 晓理 487

创新性 典型性 审美性

——张俊彪长篇小说《曼陀罗》浅评 李金坤 492

《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序

聂震宁

张俊彪倾十六年白天与黑夜，从年轻人写成了中年人，写就了《幻化》一部大书。作品问世后，引来许多读者和评论者。一部字数一百五十万、定价近百元的长篇小说，值此书多成疾信息泛滥的年头，年内竟能重印，这是不断有读者购买的证明。书三部，部三卷，三三成九卷二百零二章，当此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竟有评论长文数十篇发表，这是评论者关注的结果。评论者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大体是评论者自己的事情，作家可以直面也可以背向，还可以一半直面一半背向，譬如可以褒者则直面，贬者即背向，这也是作家自己的事情。张俊彪采取的则是完全直面评论者的态度，搜集迄今为止所能搜集到的全部评论文章，无论褒贬，不作增删，原样交出版社汇编出版，表现出了他强健的心理素质。即此一点，本书的出版就是有文学意义的。

不少评论者都说《幻化》是一部大书。三部曲，一百五十万字，不可谓不大。然而文学创作，小大之别，规模与内涵不一定成正比，有的以小见小，有的以大见小，有的以小见大，有的以大见大，其首要的尺度还在于作品涵盖的人类生活面积的长短宽窄，在于作品的意义在人类精神世界中价值的厚薄重轻。尽管作品具体表达的优劣决定着文学本体的粗细高下甚至成立与否，然而，生活与意义，自来是文学的本源与旗帜。《幻化》的“大书”说，我以为大体缘出于其生活涵盖面的宽广和意义的厚重，缘出于作家对我们社会主流生活主流文化的洞察与观照，缘出于作家对大半个世纪以来民

族精神历程的宏大叙事。有今人慨叹“大雅久不作”，现在有了一部《幻化》，是不是“大雅”暂且不论，“大书”则是肯定的，我们应当向作家的宏大抱负致敬。

不少评论者关注《幻化》对于人物命运的书写。人的命运乃是亘古以来文学最主要的内容。文学作品中最难以说完道尽的也是人的命运。人们对自身和他人命运的恐惧和求因构成了人类求知活动的基点。文学的魅力常在表现人类千变万化的命运的过程中显现。一部文学史，大凡堪称成功的文学作品，首要的一条正是因为书写了人的命运，进而写出了命运的光怪陆离，写出了命运之外神秘莫测的宇宙，从而发出对命运成因的追问、探寻、求索、感叹，并且把这命运书写到或动人心魄或发人深省的艺境。我这样说并不就此要说明《幻化》已经达到怎样的文学境界，因为写什么和怎样写之间永远存在着一条漫漫幻化之途。然而，书写命运，却是文学生命力的基本保证。为什么惜时如金的大评论家竟然承认“它又难读，但又放不下，总想看个究竟”？很大程度正在于这是一部命运之书。书中无处不见命运，命运无一不显诡异，无一不见跌宕，无一不在循着自己的轨迹幻化。我们或许可以指责作者使得自己手里的人物过于命运化，幸运厄运、天堂地狱、好了色空、大悲大喜，动荡太过剧烈，然而，他毕竟能引得我们对于《幻化》中主人公们的命运在《尘世间》的浮沉、在《日环食》时的跌宕、在《生与死》中的幻化有所关注，“总想看个究竟”，进而还让我们看到了人物命运后面的民族、历史、社会、政治以及日常生活，当然还有作者——一个理性的俯瞰者，末了众多评论者还要一起来讨论书中揭示出来的命运感，如此，我们是不是应当承认，这正是作家的一大胜算呢？

作家将一部一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立意于时代大变迁中各种人物命运的大“幻化”，可想而知，他决心要写出多少不同的幻化来。事实上评论者们在作品中读到最多的正是幻化：人性与兽性的幻化，性善与性恶的幻化，理智与情感的幻化，生与死、爱与仇、正与邪、文与野、高与低、沉与浮、强与弱的幻化，万花筒般，博览会般，过山车般，大会审般，纷至沓来，一切都是动荡的大时代经常上演的活剧。这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宿命。动因是历史，动因是现实，是扭曲了的政治对抗和异化了的日常生活，而内在因素却是我们作为人，作为中国人，每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的心灵。因而评论

者们一方面被作品引发出对我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激越的慨叹，一方面对作品中众多的灵魂、复杂的心理进行深度的拷问，继而形成度己及人的反思。这时我要说，不是表现半个世纪民族精神历程的宏大叙事成就了这部大书，也还不能说命运感的书写保证了作品的文学性，而是这二者的幻化过程，以及幻化的细枝末节，使得读者和评论者对它产生了阅读与言说的兴趣。

我和张俊彪十六年前同学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八期，那时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接着寻根文学热闹非凡的时候。张俊彪在当时有作为，但似乎风头不健。同学中他是在许多场合都喜欢稍稍靠后站的一位。不曾想，就在我们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这位沉默的人已经开始他的《幻化》的构思和写作。十六年过去，喧声消退，他终于幻化出一部三卷大书，不管别人怎么估价它，至少让我咋舌，令我起敬，引我思考。我因为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未曾有机会为这部作品的编辑出版尽一点力。俊彪为了纪念同窗之谊，约我替这部评论集写几句话，于是有了以上这些文字。是为序。

2000年秋于劲松九区

（2001年1月31日《深圳特区报》）

红色生涯的别一种探照

——读张俊彪的长篇三部曲《幻化》

古 耜

若干年前，曾零星读过作家张俊彪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散文和纪实文学作品，当时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然而，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有幸与同一位作家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幻化》相遇，一种贯穿和充盈于字里行间的强烈而大胆的艺术探索精神，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了我。一连许多天，我总是一边追寻着、感受着书中人物的命运沉浮与心灵视景，一边辨识着、咀嚼着如此命运与心灵轨迹中包含的社会、历史、思想和人性元素，及至最终读完这部洋洋洒一百四十五万言的长篇作品，脑海里随即浮现的则是这样的自问：作家在他潜心构筑的纷繁的形象系列和阔大的艺术时空中，究竟寄寓了怎样的精神意向与价值判断？把寄寓了如此精神意向和价值判断的形象系列与艺术时空，放在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宏观背景之下，又有着怎样的拓新和建设意义？而当我遵循老祖宗所谓“以意逆志”的思路，力图通过对审美形象和阅读印象的梳理，来尝试着回答上述问题时，作为“内容说明”印在作品封面上的那段话，再次映入了眼帘：“动荡的社会、变迁的历史，演绎出了丰富的人生。三个农村孩子，本世纪初接受了革命思想，投身人民战争，历尽艰辛，创立了共和国，成了省委书记，又伴随着共和国走到了改革开放的90年代。纷繁的人物和事件交

织出一个世纪的民族的史诗。”不知道这段文字出自谁的手笔，只是在我看来，它不仅大致准确地勾勒出通部《幻化》的基本故事情节，而且在准确的故事情节的概括中，很自然地传递出作家两方面的创作取向：（一）全书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着重写了三个人物的人生历程，而这三个人物的人生历程并非仅有个体的生命意义，而是在此基础上尽量表现世纪风云的某些景观。（二）全书着力描写的三个人物不是历史长河里的芸芸众生，而是20世纪震撼中国大地的革命潮流的先行者、中坚者和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人生经历便不是普普通通的民间悲欢与人际恩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为数不少的老一代职业革命者所走过的道路，或者说是一种红色生涯的艺术浓缩。

毋庸讳言，在长篇小说里塑造革命人物和表现革命历史，并非属张俊彪的独创，相反它曾是半个多世纪来红色文学的传统性、经典性内容。然而，正如丰富的创作实践所揭示的：文学作品的出新有时不在于作家写什么，而在于他怎么写，高明的作家常常能在司空见惯的题材中，写出自己特有的东西，从而获得陌生化效果。一部《幻化》恰恰是在这一层面，开始了从思想到艺术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作家立足于独异的视角，以全新的目光，对老一代革命者展开了迥异于他人、也迥异于传统的打量与思索，同时伴之以相当个性化的、别开生面的篇章结构、艺术手法和叙述语言。这样，通部作品构成了对红色生涯的别一种探照，而此种创意盎然的艺术探照又反过来为作品的立足文坛，提供了极充足的理由和依据。

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长篇小说塑造革命者形象，似乎只有一种思路、一种模式，这就是：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出发，用一种仰视性和抒情性的语言，热情讴歌主人公不同凡响的英雄行为与崇高思想，由此树立起体现了既定理念的精神偶像，并最终为明确的政治导向服务。这样写成的艺术形象虽然突出了革命者固有的某种本质特征，但同时也因为自觉或不自觉的人性过滤与性格提纯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自身应有的丰富性、深邃性乃至真实性。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坛思想的解放和气氛

的宽松，一些机敏而勇敢的作家，开始冲破僵硬的模式，力求在探索中写出富有新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但由于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这种探索迄今还大致停留于情感、道德和人性的范围内，而对于他们灵魂和生命中一些更为根本、更为隐秘、也更富有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东西，则依然或熟视无睹，或讳莫如深。正是从如此背景出发，我们来看《幻化》，即可发现：它所倾力塑造的三位职业革命者的形象，分明呈现出以往同类人物颇为鲜见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形态，以致使读者禁不住做细细的观察与回味。

作为全书头号主人公的霍士斌，出身于一贫如洗且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在对敌斗争的血雨腥风中，历尽艰险，出生入死，凭借屡建的战功而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省委书记。后来，由于党内由来已久的宗派斗争和极“左”思潮的打击，他蒙受冤屈十多年。历史进入新时期后，他平反复出，重新主持省委工作……综观霍士斌的一生，尽管不乏英勇善战、嫉恶如仇、热情进取、敢作敢为的光彩纪录，但与这些光彩纪录同在的还有始终无法改变的深层的人性痼疾，这就是：对权力、名望、异性近乎病态的占有欲，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狭隘、虚荣、冷酷乃至卑劣、残忍等等。所有这些渗透了封建主义毒汁的东西，使他最终无法进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光明磊落、高风亮节的人格境界，而只能扮演一种正邪两赋、善恶交织的角色。与霍士斌相比，黎可夫有着大致相同的人生经历：出身贫苦农家，早年投身革命，在枪林弹雨的洗礼中成长为我军将领，建国后位列一省主要领导。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多表现为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具体来说便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黎可夫不像霍士斌那样，总是天马行空、激流勇进、大刀阔斧、锋芒毕露，而是在洞悉善恶是非、不泯良知天性的前提下，每每奉行着中庸、调和与自保。此种呈退守状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随着和平环境中党内斗争的日趋激烈复杂，也随着主人公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越来越占据生命的上风，并逐渐同佛家的“出世”和老庄的“无为”融合在一起，最终构成了黎可夫晚年的精神基调与心灵归宿。相对于霍士斌和黎可夫，何人杰身上呈现了另一种生命形态与轨迹：他出身富裕人家，仅仅是为了抗拒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参加了红军。大约与生性软弱有关，他在战场上常常胆怯，而在情场上却屡屡得手，为此，他虽然靠投机讨好而官运亨

通，却终究算不上真正的军事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亦成为省级干部。这时，他人性中自私、卑劣和丑恶的东西进一步膨胀，并借助愈演愈烈的党内斗争释放了出来，其结果便是配合高层的宗派和极“左”力量，罗织罪名，打倒了霍士斌，挤跑了黎可夫，自己掌握了一省大权，继而在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上倒行逆施十多年……此后，随着历史的巨大转折和政治的拨乱反正，何人杰失去了手中的权力，变成了被审查、批判和放逐的对象。在家乡的山野里，他耳听寺庙的钟声，眼观自然的美景，手挽着昔日的情人，心灵中善的一面慢慢恢复，于是，他开始结善缘，做善事，进而把生命留驻在了并列着佛祖和上帝的宗教天国里。

显而易见，如此这般具备了灵魂深度的人物描写，是弥漫着强烈悲剧味的：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都是职业革命家、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历程中，他们却始终不曾成为真正的、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而是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或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而从根本上偏离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共产党人的宗旨，或由于种种动荡、挫折和反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最初的政治理想和科学信仰。应当承认，作家的此一番笔墨相当大胆，相当犀利，是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所鲜见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部《幻化》塑造出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这样充盈着悲剧意味的革命者形象，在作家那里，既不是为出新而出新，更不是要怀疑或消解革命理想与信仰本身，而是旨在透过人物的生命足迹和心路历程，去触摸、探照和揭示一种更为深邃，也更为隐秘的历史本相，从而传递自己相当独特的、纵横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思考。顺着这样的思路重读作品，我们即可发现人物身上更为内在的悲剧因素：霍、黎、何三人都出身于农民，参加革命前虽然读过几天书，但基本不出子曰书云，而很少接触当时的新思想、新观点，更不曾认识马克思主义。他们之所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与其说是自觉地追求民族的解放，毋宁说是坚决反抗压迫了自己的黑暗现实。这当中改变生存与命运的诱引大大超过了革命理想与信仰的驱动。即使后来他们都走上了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岗位，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知之甚少：霍士斌只是在逆境中囫圇吞枣地读过一点儿《资本论》；黎可夫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恐怕也仅仅停留在常识性的普及读本的水平上；至于何人杰，更是由于长期热衷于宗派活动和政治钻营，而从思想感

情上疏远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有这些都无形中导致了三个人身上的致命缺欠：身为共产党人，却并不真正懂得共产主义的真谛和要义；手持马列主义的旗帜，却未能从根本上搞清楚马列主义的灵魂和精髓。他们参加革命靠的是朴素的感情，为的是切身的利害；他们名为革命者，实际上依然是农民。正因为如此，在半个多世纪错综复杂而又风浪迭起的革命历史进程中，他们三人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也难以战胜来自历史、命运和欲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或人格向另外的方向幻化，已经近乎必然，无须大惊小怪。

应当承认，《幻化》所倾力描写的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的艺术形象，绝不是作家面壁虚构、主观臆造的结果。相反，他们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特别是近百年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实践之中，是对上述心灵和历史视景深层次而又陌生化的形象揭示。首先，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看：大约同华夏文化一向注重心灵与外界的和谐统一，以及儒家学说更强调现实社会的神圣性相关。长期以来，国人在普遍的价值取向上，并不怎么特别看重彼岸世界、未来人生，而是更关心当下的、世俗的生存与发展。这样一种生命立足点，固然激励着人们丢掉幻想，脚踏实地，积极入世，勤奋劳作，但同时也使一些人只注重眼前的利害和实际的得失，而相对看轻了精神信仰和心灵建设对于人的意义。霍士斌等三人的生命悲剧恰恰披蒙上了其中的负面色彩。他们一生都在尘世间奔走、忙碌和拼搏，也做过许许多多至少在客观上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但是，这种奔走、忙碌和拼搏，却始终缺乏一种从心灵深处自觉认同的高起点、高层次的精神信仰做导引，缺乏一种对人类的终极关爱。因此，他们很容易在现实生活的欲望放纵和利益追逐中扭曲自我，进而扭曲他人、扭曲社会。而何人杰晚年的皈依宗教，则又从物极必反的角度昭示着灵魂虚空、信仰缺席的结果，其中留给人们的思索是绵绵不尽的。显然，如此这般的艺术形象，深深寄寓了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缺憾一面的清醒认识，以及站在时代的高度，要求改变和扬弃传统文化心理的热切呼唤。其次，从近百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来看：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它的革命队伍中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大量的农民成分。而以自足经济为突出特征的农民要承担起革命任务，进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自我学习、改造和提高的，缺少了这一条，他们不但很难成为真正的无